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诗 词  
翻 译  
的  
艺 术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TRANSLATION



# 诗词翻译的艺术

《中国翻译》编辑部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年·北京

## 诗词翻译的艺术

《中国翻译》编辑部编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16印张 字数: 300(千)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300

统一书号: 9220·47 定价: 2.90元

ISBN7-5001-0011-6/H·4

## 出版说明

一、有关诗词翻译的研究论文，历来所见甚少，近年虽有增加，亦多散见于各类刊物上或者各种诗词译作的前言、后记里。为便于广大翻译工作者，特别是诗词翻译爱好者，对诗词翻译研究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及主要论点等基本情况有个概括了解，《中国翻译》编辑部编辑了《诗词翻译的艺术》一书。

二、本书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收录了苏曼殊、郭沫若、茅盾、郁达夫、闻一多、刘半农等三十余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工作者有关英汉互译方面的论文四十余篇。本书编次基本以文章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同一作者的文章，适当联列。

三、本书作为学术性资料，辑录时，不因人废言，只要有研究价值，一概并录不弃。

四、本书的读者对象为翻译工作者、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外语师生，特别是广大诗词翻译爱好者。

五、为保持资料的完整，本书对所录论文，以不作删节为原则（特殊情况除外），建国前译名歧异甚多，改定则失其真，加注又不胜其烦，故一仍其旧。

## 目 录

《拜伦诗选》自序	苏曼殊	1
《雪莱诗选》小序	郭沫若	3
《浮士德》简论	郭沫若	5
译诗的一些意见	茅盾	7
读了瑯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	郁达夫	13
莪默伽亚谟之绝句	闻一多	22
英译李太白诗	闻一多	38
关于译诗的一点意见	刘半农	47
论译诗	林语堂	51
英诗中译	陈祖文	55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钱钟书	68
诗歌翻译问题	卞之琳等	99
从雪莱论译诗谈起		
——雪莱作品学习小札	王科一	107
诗歌翻译的几个问题		
——英诗汉译的体会	丰华瞻	111
看两部英译《红楼梦》的“红豆词”	梁丽芳	122
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	古苍梧	128
我怎样译中国诗	〔英〕唐安石	143
毛主席诗词的英译问题	袁克安	158

译诗的一些体会	林同端	163
《追索》		
——林同端英译周总理的诗	木令者	179
谈谈翻译诗的几个问题	周煦良	187
读 Giles 的唐诗英译有感	朱炳荪	209
诗的翻译	劳陇	214
也谈形似与神似		
——读汉诗英译随感	丰华瞻	224
手下别有炉锤		
——喜读赵甄陶译《毛泽东诗词》	张粤民	235
译诗与民族化	丰华瞻	247
中国诗词英译的几点看法	黄新渠	251
以不切为切		
——汉诗英译琐议之一	翁显良	261
浅中见深		
——汉诗英译琐议之二	翁显良	271
本色与变相		
——汉诗英译琐议之三	翁显良	280
盲谈诗译	周良沛	290
谈谈译诗的形式移植	钱春绮	300
译诗，应该力求形神皆似		
——《雪莱诗选》译后追记	江枫	315
译诗艺术的成年	卞之琳	329
英国诗人论诗的翻译	范存忠	334
略论译诗	施觉怀	341
“三美”和“三似”的幅度		

——《唐宋词选》英、法译本代序	许渊冲……	365
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	周启付……	379
谈唐诗的英译	许渊冲……	393
致《离骚》法译者的信		
——兼论中国诗词的法文翻译	〔法〕苏珊娜·贝尔纳……	410
论诗歌翻译	吴景荣……	414
谈谈唐诗的英译	倪培龄……	431
“夜里猫都是灰的”吗？		
——一个读者对于译诗的几点浅见	绿原……	445
谈译诗		
——答同学问	魏荒弩……	465
陶(渊明)诗英译的实践与心得	方重……	471
译诗琐言	吴富恒……	476
诗歌翻译的意象与情趣	余小金……	480
译诗断想	罗洛……	486
中国诗歌英译的探索		
——翻译《鲁迅诗歌》英译本的体会	黄新渠…	495

## 《拜伦诗选》自序

苏 曼 殊

去秋，白零大学教授法兰居士游秣陵，会衲于祗桓精舍，谭及英人近译大乘起信论，以为破碎过甚。衲喟然叹曰：“译事固难；况译以英文，首尾负竭，不称其意，滋无论矣。又其卷端，谓马鸣此论，同符景教。呜呼，是乌足以语大乘者哉！”居士属衲为购法苑珠林，版久蠹蚀，无以应其求也，衲语居士：“震旦万事盖坠，岂复如昔时所称天国 (Celestial Empire)，亦将为印度、巴比伦、埃及、希腊之继耳！”此语思之，常有馀恫。比自秣陵遄归将母，病起匈膈，濡笔译拜伦《去国行》，《大海》，《哀希腊》三篇。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尝谓诗歌之美，在乎气体；然其情思幼眇，抑亦十方同感。如衲旧译《颍颍赤墻靡》，《去燕》，《冬日》，《答美人赠束发带诗》数章，可为证已。古诗“思君令人老”英译作“To think of you makes me old”，辞气相副，正难再得。若《小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译如，——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  
Long and tedious will be our marching;  
We shall hunger; we shall thirst.  
Our hearts are wounded with grief,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又陈陶《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They swore the Huns should perish;  
they would die if needs they must.  
And now five thousand, sable-clad,  
have hit the Tartar dust.  
Along the river bank their bones lie  
scattered where they may,  
But still their forms in dreams arise  
to fair ones far away.”

顾视元文，犹不相及。自余译者，浇淳散朴，损益任情，宁足以胜鞿寄之任；今译是篇，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惟恻，事辞相称。世有作者，亦将有感乎斯文？光绪三十二年，佛从“多罗夜登陵奢”天下还日，曼殊序于太平洋舟中。

（选自《曼殊全集》第一卷）

## 《雪莱诗选》小序

郭沫若

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泛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他的诗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他很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贾谊。但是贾生的才华，还不曾焕发到他的地步。这位天才诗人也是夭死，他对于我们的感印，也同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青年。

雪莱的诗心如像一架钢琴，大扣之则大鸣，小扣之则小鸣。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空，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他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宇宙也只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未成品。古人以诗比风，风有拔木倒屋的风(Orkan)，有震撼大树的风(Sturm)，有震撼小树的风(Stark)，有动摇大枝的风(Frisch)，有动摇小枝的风(Maessig)，有偃草动叶的风(Schwach)，有不倒烟柱的风(Still)，这是大宇宙中意志流露时的种种诗风。雪莱的诗风也有这么种种。风不是从天外来的，诗不是从心外来的，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通不是真正的诗。雪莱是真正的诗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话，不是沐猴而冠。

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

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做散文诗的近代诗人Baudelaire, Verhaeren, 他们同时在做极规整的Sonnet和 Alexandrian。是诗的,无论写成文言白话,韵体散体,他根本是诗。谁说既成的诗形是已朽骸骨?谁说自由的体是鬼画桃符?诗的形式是 Sein 的问题,不是Sollen 的问题。做诗的人有绝对的自由,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诗流露出来形近古体,不必是拟古。他的诗流露出来,破了一切的既成规律,不必是强学时髦。几千年后的今体会成为古曲,几千年前的古体在当时也是时髦。体相不可分——诗的一元论的根本精神却是亘古不变。

(十二月四日暴风之狂)

——录自《雪莱诗选》

## 《浮士德》简论

郭沫若

这是一部诗剧，不用说有不少的美的言辞和哲理。歌德是近代德意志文学的创建者之一人，同时也是近代德意志语言的创建者之一人。歌德摄取了德意志人民的语言而使德意志文学近代化了，而同时使德意志的语言得到提炼，滋补，定型，也因而确切地近代化了。这是论者所共同承认的歌德的功绩，这部《浮士德》当然也就是这项功绩的一个重要的纪程碑。假使要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它，《浮士德》不用说也就有它的尊贵的存在价值。但这是限于原文的《浮士德》，假使脱离了原文，那这项价值就无所附丽了。认真说，假使要把《浮士德》翻译成别种国语，在翻译上也就要严密地照顾到原作的这种新国语或新文学的铸造性。譬如把它译成中文，那就要译者也遵循作者的精神，摄取中国人民的言语，而使它得到提炼，滋补，定型，更进使中国文学也因而近代化。这也是翻译者所应该有的责任，而这责任也不能不说是很严重的。我究竟做到了没有呢？我很惶恐。但我要坦白地说一句，我是兢兢业业地在照顾着这一层责任的。我知道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体，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重轻的因素。让我们想到佛经的翻译对于隋唐以来的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更让我们想到《新旧约全

书》和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于现行的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这责任实在并不轻松。我究竟对于这项责任完成了多少呢？我自己不能说，但假使我是尽了这项责任而收到了相当的成效，那是我自己的成就，和歌德，和《浮士德》，没有多么大的关系，顶多我是得到了歌德的创作方法上的暗示，借《浮士德》的译出以为媒介，而得到了一番实践而已。

.....

我们了解的《浮士德》就是这样，正确与否我不敢保证，但这总不失为一个了解。我是在这样的了解之下，花了工夫，把这全部翻译了出来，不消说也把我自己三十年来的体验融汇了进去。说不定已不纯是歌德的《浮士德》，而只是我所听出的“不如归去”吧。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节录自《浮士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

## 译诗的一些意见

茅 盾

翻译外国诗是不是“可能”？

翻译外国诗应该不应该有什么一定要遵守的“原则”？

翻译外国诗有什么“好处”；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要翻译外国诗”？

这一串的问题，凡翻译过外国诗的，大概总想起过。对于第一个问题已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有人说，外国诗是可以翻译的；有人说不可以；又有人说，外国诗中有可以翻译的，也有绝对不能翻译的，而可以翻译的，也不过是将就的办法，聊胜于无而已。

在这三种说法里，我们赞成的是第三种。我们承认：诗经过翻译，即使译的极谨慎，和原文极吻合，亦只能算是某诗的Retold(译述)，不能视为即是原诗。原诗所备的种种好处，翻译时只能保留一二种，决不能完全保留。所以诗的翻译，又和描摹名画不同。描摹一幅名画，或者竟可以把原画的各种好处，都“具体而微”的表现在摹本里；但是翻译外国诗却不能如此。如果译者勉强要这样做，结果一定是空费气力，反使译本一无足取。翻译“有律”的外国诗，此层尤为显然。所以老实说来，翻译外国诗是不得已的，聊胜于无的办法。

那么，何必翻译外国诗呢？在这里，我们就到了第三个问

题：翻译外国诗有什么用处。如果翻译外国诗没有多大的意义，不过是文人游戏而已，本问题就不必多讨论了；如果翻译外国诗不过“报告外国花园里有某种花卉，新开了什么花”而已，本问题也就没有严重注意的价值了；如果翻译外国诗不过因为外国文中既有此种杰作，所以我们不可不有一种译本，那么，本问题也就得否定的答复。我以为翻译外国诗是有一种积极的意义的。

这就是：借此（外国诗的翻译）可以感发本国诗的革新。我们翻开各国文学史来，常常看见译本的传入是本国文学史上一个新运动的导线；翻译诗的传入，至少在诗坛方面，要有这等的影晌发生。

据这一点看来，译诗对于本国文坛含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将有新兴文艺蹶起的民族，含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本不独译诗为然，一切文学作品的译本对于新的民族文学的蹶起，都是有间接的助力的；俄国、捷克、波兰等国的近代文学史都或多或少的证明了这个例。在我国，也已露了端倪。

既然翻译外国诗是有点意义的，我们就不能尽管在“可能不可能”方面空论，却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实在在讨论到译的方法上去。翻译本不能有什么具体的方法的，但是应该不应该有什么一定要遵守的原则，却是可以讨论的。

讨论到这一层，辟头一个问题就是：诗应该直译呢，应该意译呢？郑振铎君去年讨论到一点，他引邓亨的话，赞成意译。邓亨（Sir John Denham）说：“我觉得译诗的一个大毛病就在于死译。让这个‘谨慎’给那些从事于忠实的事的人保守着；但是无论什么人以此为译诗的宗旨，他所做的实在不是必要的，并且他也永不能成就他的试验；因为他的事业不仅是译一

种文字为别一种文字，乃是译这首诗为别一首诗；而诗呢，则是具有一种奥妙的精神的，由这种文字而转于那种文字上时，他就完全蒸散了；如果没有一种新的精神，加在译文里，那么，除了无用之物以外，更没有什么东西存留着呢。”（以上所引皆见《小说月报》十二卷三号郑君所著文中）我也赞成意译——对于死译而言的意译，不是任意删改原文，以意译之的意译；换句话说，就是主要在保留原作神韵的译法。我在上面说过，原诗所备的种种好处，翻译时只能保留一二，决不能完全保留。我们要在许多好处中挑出一种来保留，应该挑一种最重要的来保留。我以为一首诗的神韵是诗中最重要的一部，邓亨所说“奥妙的精神”，当亦指此，我们如果不失原诗的神韵，其余关于“韵”“律”种种不妨相异。而且神韵的保留是可能的，韵律的保留却是不可能的。亚伦坡（Edgar Allen Poe）的杰作《乌鸦》是一首极好而极难译的诗——或许竟是不能译的；因为这诗虽是不拘律的“自由诗”，但是全体用郁涩的声音的More作韵脚，在译本里万难仿照。如今抄一二节在下面：

Once upon a midnight dreary, while I pondered,  
weak and weary,

Over many a quaint and curious volume of for-  
gotten lore —

While I nodded, nearly napping, suddenly there  
came a tapping,

As of some one gently rapping, r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

'Tis some visitor, I muttered, tapping at my cham-



ber door — Only this and nothing more.

But the Raven still beguiling all my sad soul into  
smiling,

Straight I wheeled a cushioned seat in front of  
bird, and bust and door;

Then, upon the velvet sinking, I betook myself  
to linking

Fancy unto fancy, thinking what this ominous bird  
of yore —

What this grim, ungainly, ghastly, guant, and om-  
inous bird of yore

Meant in croaking “Nevermore”.

这首诗的音节,除More外,第一节中的dreary和weary相应, napping和rapping相应,也是不好译的;而且全体的More韵脚对于全诗的空气也有许多帮助。译本如果要把这几层好处统统传达过来,一定不可能。但若只想传达这首诗里的思想和神韵,却并不是不可能;并且,我相信,也可以做得很好。同样的例子,也可以在英译的汉诗里找到;《木兰词》的英译完全是意译,就比那较为直译的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要好得多。这首诗是“一气呵成”的,却又有多少曲折藏在里面;英译成为:

I wake 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ar frost to my wondering eyes